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68
15 March 1978

CHINESE

第二〇六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理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u>理事国</u> ：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尼日利亚	哈里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委内瑞拉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A-3550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赞比亚的控诉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589)

主席：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博茨瓦纳、古巴、埃及、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请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的讨论。

依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全理事会同意，就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博茨瓦纳、古巴、埃及、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各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姆瓦拉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特卢先生（博茨瓦纳）、阿拉尔孔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麦吉德先生（埃及）、洛博先生（莫桑比克）、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巴姆巴先生（上沃尔特）则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题为“赞比亚的控诉”的项目，这个是针对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589) 中所载赞比亚政府的要求列入安理会议程的。

我也要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下列各其他文件： S/12593、 S/12594 和 S/12595 。

第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外交部长。 欢迎他到安全理事会来，现在请他发言。

姆瓦拉先生（赞比亚）： 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答应我们要求召开这次会议，审议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中最近的这一次。 我也要借此机会，就你担任三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贺意。 现在安全理事会正好在你所代表的殖民国担任主席时讨论贵国殖民地中的叛离分子侵略我国的事说来非常合适，你对罗得西亚问题是了若指掌的。 我国代表团特别记得你担任未开成的关于南罗得西亚的日内瓦会议主席这一件事。 你在南部非洲境内执行穿梭谈判任务时我国也曾接待过你和英美小组的其他成员。

我要代表赞比亚共和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为南部非洲问题谋求持久解决办法而表现的忠心耿耿和作出的不懈努力公开表示诚恳的谢意。

安全理事会刚刚结束应非洲集团要求而进行的对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审议工作 赞比亚和其他爱好自由和平的国家都坚决认为叛离的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境内的现有情况对于我们这个区域的和平和安全乃至国际和平和安全都构成严重的威胁。

该非法种族主义政权在南罗得西亚的继续存在是罗得西亚问题的基本根沅，因为该政权死心塌地地坚持要保持一个和理性背道而驰的不公平制度。 我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先生一贯提出警告，指出除非迅速消除问题的这一基本根沅，要避免一个使整个区域卷入的全面冲突就必然会越来越没有希望。 最近南罗得西亚境内的倒退性发展，如所谓的内部解决协定和该非法政权对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不断进行的蛮横侵略行为，都不能推迟这种浩劫的发生，反而会加速它的到来。 我国政府就是出于这种基本和一贯的关切—— 加上涉及的各方面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才再度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审议最近南罗得西亚境内非法种族主义政权的部队无缘无故对我国蓄意进行的侵略行为。

(赞比亚)

现在我来谈谈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至八日伊恩·史密斯叛离分子对我国所进行的侵略行为。

现在已经知道，敌人进入赞比亚边界时有突击队 200 人，使用了约十架战斗机和近七架美国制造的“希努克”型直升机，每架可载 60 名全付武装的伞兵。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发动袭击的那天上午九时四十五分，有两架低空飞行的喷气机在卢旺瓦（费拉）区投了两枚炸弹。我们相信这次袭击的目的是要炸毁两个水库，敌人错以为这两个水库盛有燃料，所以使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希望使我们部队和空防队注意不到他们的主要目标，即卡瓦拉曼加地区。同时听到有一群战斗机在该区上空盘旋，其目的是拦截沿路可能被用来作增援部队的人员的行动。

上午十时，敌人对卡瓦拉曼加展开袭击，用十架巨机轰炸该区，并为直升机中正在跳出的伞兵提供掩蔽。这些喷气机也被用来瓦解我国地面部队的抵抗，他们那时正在拦截由直升机空降的罗得西亚叛离政权的伞兵。在我国防空部队和地面部队联合行动下，击落了四架喷气机、一架海狸式飞机和三架直升机。

现在知道我国英勇部队一共击毁八架敌机。其中有的落在我国领土内的地上和河中。被毁的三架“希努克”型直升机上有希伯莱文的标记。

在这次达七十二小时之久的战役中，有二十二个赞比亚人阵亡，十九人受伤，两个失踪。此外必须指出，由于这次的蛮横侵略，该有关地区中大多数人民已流离失所，现在过着失食无着的生活。

罗得西亚叛离政权的陆空攻势涉及很大一片地区，从卢旺瓦桥到奇伦杜边界站附近的基亚瓦都包括在内。我们英勇的保安部队将局势控制住，并击退了叛离政权部队的袭击，使之蒙受重大伤亡。很明显，史密斯在这次袭击中犯了一项最惨重的错误，使他的军队和飞机蒙受了最大损失。我们知道叛离分子及其同伙绝不

会承认这点，这在最近西方报刊的报导中已可看出。

从我国保安部队击落的叛离政权军用飞机上的标记以及所俘获的其他罗得西亚武器可以很明显看出，最近这次袭击是在外来支援之下进行的。举例说，我国政府有证据证明南非在军事上曾介入这次侵略。根据这一证据，我国政府已要求某些在卢萨卡设有大使馆的政府提供情报，解释一下它们的武器在何种情况下到了罗得西亚叛离部队手中。

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无疑会欢迎这种情报，因为这种情报同联合国对南罗得西亚叛离殖民地的强制制裁政策有直接关系。这种情报并会进一步协助决定如果在我们这个区域普遍爆发战争时该非法政权可能获得的外来军事援助的大小，我国已经一再表示担心这种战争可能爆发。

三月六日的袭击只不过是罗得西亚叛离政权对赞比亚所进行的一系列攻势中最近的一次。举例说，去年年底罗得西亚喷气战斗机就曾在最近这次被侵的卢旺瓦投掷过凝固汽油弹，使我们的守防部队蒙受一些伤亡。

罗得西亚叛离分子及其同伙一再沿赞比亚同南罗得西亚边界全线对我国蓄意进行公开侵略。他们不断侵入赞比亚领空，侵略我国的领土完整；他们不断侵扰无辜村民，不断对我们的当地驻军进行挑衅。他们对赞比亚进行大规模的空中侦察，企图确定日后侵袭的目标。少数政权的部队多次在赞比亚领土上空降士兵，把他们留在那里侦察赞比亚领土，隐蔽埋伏，布设地雷。地雷战和对边区居民的侵扰是司空见惯的事。叛离政权的士兵在他们猜疑为自由战士根据地的边界上越界攻击和击毁村庄。沿边界的赞比亚阵地上几乎每天都有断断续续的射击发生。

罗得西亚叛离分子也加强了他们特工人员对赞比亚和解放运动的渗透工作。这些敌方奸细的工作是收集有关自由战士和赞比亚守防部队活动的情报。

对我国和其他第一线国家进行的所有这些颠覆、挑衅和侵略行动，其最终目的

(赞比亚)

是要在经济和政治上破坏我国，因此是企图强迫我们这些政府放弃我们对这一正义合法的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援。

史密斯最近的这次侵略行为正是在安全理事会就南罗得西亚举行会议期间作出的，所以也就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及时的警告：该国情况正在恶化，而不是改善。如果罗得西亚境内一切顺利，史密斯就不会为他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寻找替罪羔羊了。

对赞比亚的这次大规模袭击是在索尔兹伯里所谓的协定签订前几小时内发生的。说来实在荒谬绝伦，伊恩·史密斯及其同伙的种族主义政权不但不庆祝这个假协定的签订，反而一面对该国境内受尽苦难的津巴布韦人民加强镇压措施，一面袭击起无辜的赞比亚来。由这些卑鄙下流的策略可以看出该非法少数政权绝对无意放弃它对津巴布韦的有效权力和控制。很明显，最近的出卖性内部解决的目的是要蒙骗国际社会，是要在少数几个误入歧途的津巴布韦人的默契下将这些压迫黑人的工具加以粉饰。所谓的内部解决既不是什么内部的，也绝不是什么解决。

主席先生，我国政府很高兴昨天安理会在你的指导下坚决拒绝内部解决。国际社会应该知道，在所谓的解决和史密斯对其毗邻的非洲第一线国家所作的侵略行为之间有一个内在关系。史密斯的部队在所谓内部解决会谈开始的前夕对莫桑比克的难民营发动大规模袭击，这难道是巧合吗？罗得西亚部队在安全理事会就南罗得西亚召开会议的前夕对博茨瓦纳进行了卑鄙下流的攻击，这难道又是什么巧合吗？史密斯为什么在他的所谓内部解决炮制以后几小时内对赞比亚进行攻击呢？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坚决认为在伊恩·史密斯炮制一个内部解决的策略同其非法政权对第一线国家所作侵略行为之间有内在的关系。

我要重新说明，赞比亚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个控诉南罗得西亚案件，其目的并不是要求同情或仅仅提出控诉，而是想寻求有效行动来消除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们并不是来这里要求安全理事会击退侵略者。我们来这里并非因为我们怕史密斯的部队——赞比亚武装力量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击退侵略者。我们真正怕的是对该区域和对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肆意进行侵犯所造成可怕后果。

史密斯政权的目的是想把南部非洲的冲突国际化。该非法政权一意想要进行挑衅，使第一线国家和我们的友邦直接同南罗得西亚作战。大家也许要问我们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们却认为答案不言而喻。

首先，我们掌握了关于南部非洲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第一手情报和知识，因为它们就在我旁边——这倒并非因为我们愿意有它们在旁边，这是地理上偶然的现象。

第二，史密斯很清楚地了解，如果第一线国家对罗得西亚的侵略予以报复，在这种报复行动面前首当其冲的是津巴布韦黑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征用更多非洲人来为他的非法政权及其同伙作战。

第三，叛离政权头子伊恩·史密斯想要造成一些情况，以便当作理由来使他的主要同伙种族主义南非更直接地插手支援；不幸的是有些西方国家也站在他那一边。他会利用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据来为他的狂妄行动辩护。

第四，南部非洲境内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认为如果它们不能保持自己的制度，我们就要使非洲陷入一场恐怖的大屠杀中。赞比亚已经一再响应津巴布韦爱国人士的声明，就是罗得西亚境内的战争的基本对象是史密斯的作战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原因是要推翻万恶的压迫和统治制度。

第五，史密斯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发动了袭击，因为他急于想伪装成所谓内部解决的联合签署者的保护人来抚慰他们。史密斯这样作的目的是要把那些连自己同胞都不能相信的胆小害怕的人争取过来。这难道真正是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合理办法吗？

(赞比亚)

第六，该非法政权想向它的恩主们表示它的压迫工具强大有力。可是我们非常清楚该非法政权不会维持多久。说到最后，如果史密斯没有人撑腰，他在军事上就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第七，该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发动袭击，目的是想恫吓我国及继续支持为真正使罗得西亚变成津巴布韦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的其他第一线国家。但索尔兹伯里一邦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如果它连南罗得西亚境内外的津巴布韦人都吓不倒，怎么能吓倒赞比亚人民和世界各地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呢？

赞比亚到安全理事会来的原因是，我国相信当会员遭受的侵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时，安全理事会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有责任让国际社会知道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侵略行为所导致的普遍冲突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性。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有效行动阻止我们这个地区局势的急骤变化，冲突就一定会升级和扩大起来。此外，我们认为，帮助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问题达成有意义的解决是联合国权力所能及的事。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机构——特别是安理会——不这样作，那就等于是放弃自身的神圣任务。

同某些西方新闻机构包括英美报纸散播的恶意报导所造成的错误印象恰恰相反，由上文所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最近罗得西亚叛离政权部队对我国所进行的蛮横侵略的目标并不是赞比亚境内所谓的游击队基地，也不是什么穷追不舍的问题。我要毫不含糊地指出，正同以往几次一样，最近这次袭击是侵犯赞比亚领空、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蓄意侵略行为。袭击是针对赞比亚而发动的——绝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

津巴布韦自由战士正在南罗得西亚境内同该非法政权进行战斗。由于史密斯一贯的目光如豆，因此他不承认津巴布韦境内有英勇的自由战士。赞比亚在南罗得西亚境内武装斗争中的作用主要是支援性，按照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立

场为爱国阵线提供可靠的后防根据地。津巴布韦人民同纳米比亚和南非的人民一样，是他们自己的解放者。

如果史密斯不能遏制罗得西亚境内的局势，如果他无法继续抵挡日益坚定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冲击，那就请他拿出勇气来下台投降好了。不然，我们就要极力敦促他的指导者，特别是作为殖民管理国的联合王国，逐他下台或劝他不要对赞比亚等国公然进行侵略。

我在上面简要叙述了罗得西亚叛离分子对我国所作的种种恶行的范围和性质。面对这些不断作出的丑恶袭击，赞比亚始终屹立不动。在这方面，我们最好引述一下卡翁达总统阁下的言论，他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说过的话：

“赞比亚政府一直尽力保持最高度的宁静，以免紧张局势升级，但是在罗得西亚和南非的部队侵犯我国领土、杀伤我国无辜人民和毁坏我们财产的情况下，赞比亚人民不可能这样一直继续下去。”（S/10877，第一页）

只不过几天以前，即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我国总统在具体谈到罗得西亚叛离政权最近对我国所进行的武装侵略时，说过下面的话：

“由于赞比亚和罗得西亚间发生全面战争时东西两方之间会产生的国际后果，因此作为总统我没有被我国全国因叛离分子不断侵略而要我加以反击的压力所动。问题是：在这种挑衅之下我国人民要求赞比亚空军进行袭击，作为一个民选总统对于这种合法的压力我还能抗拒多久呢？赞比亚有能力对敌人进行更加深入的袭击。”

我们的立场仍然如此，但是我们还能够自制多久呢？当我们领土完整的基本构造受到侵犯时，我们有权为了自卫而进行报复。史密斯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即使如同宣传机构常常说的，他的袭击是什么预防性的，还是一样。如

(赞比亚)

果即将遭受袭击，赞比亚也可以保留权力来对南罗得西亚的叛离英国殖民地发动预防性袭击。同样，即使史密斯按照所谓的“穷追不舍”教条对某些目标进行袭击，卡翁达总统已经提醒过叛离分子他们对于这种追击并没有专利权。但是赞比亚人民比较讲理，也比较胸有成竹。虽然史密斯肆行无忌，我们却有道义责任和义务避免轻举妄动。

我们要求目前正在谋求南罗得西亚境内的一个协商解决办法的两个强国，即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设法说服史密斯及其非法政权，以便避免可能引起的报复行动的后果。我们要再度要求联合王国立即将史密斯及其非法政权赶下台。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达成罗得西亚境内真正多数统治问题的关键。说到最后，美英计划正也设想到要史密斯下台，或者用它们文雅的说法，就是说，到了某一个阶段，史密斯会自己下台的。

大家都知道自从一九六五年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赞比亚为认真执行联合国对该政权的措施而受到多大的苦难和作出多大的牺牲。我并不想深入谈到历史问题，但是我要提一下历史事实在鉴往知来方面的效用。正如一位有卓见的观察家所说的，“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往往不免吃亏”。

有一件相当不幸的事，就是这些年来，由于某些联合国成员国公然违犯联合国强制制裁的规定继续为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非法政权提供公开或不公开的支援，因此该政权得以继续存在，并坚持不断进行侵略行动。该非法叛离政权如果没有南非和在南部非洲境内有既得利益的某些西方国家加以支持，就根本微不足道。

如果联合王国在十三年以前采取了坚决迅速的行动来平定那次叛乱，史密斯就不可能作出这些暴行。但是后来的英国政府——不管是工党也好，保守党也好——不但并未始终采取果断的行动，反而在罗得西亚一事上推诿搪塞，因循敷衍。诚然，这些年来英国执政党更换了，首相和外相也更换了；但是作风没有改变，罗得西亚问题仍然使该殖民大国莫知所从。联合王国到目前为止的失败是不是因为

无力采取果断行动呢？ 还是因为不愿采取果断行动呢？

赞比亚知道如果英国愿意，它有能力改变南罗得西亚的局势。 我们都知道英国在当前世界各国中仍然可以算作是一个强国——其强大程度至少足够把史密斯赶走。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军事力量的问题。 事实上最近英国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平定加勒比海安贵拉岛和百慕达境内的所谓叛乱，这不过是去年的事。 但是在南罗得西亚方面，则基于亲属关系的种族主义的考虑似乎凌驾一切。 尽管一九六五年赞比亚曾经提议让英国在后勤上利用我国领土来赶走叛离分子，但是该国并没有在罗得西亚采取行动。 相反，当时的工党政府答应史密斯说该国不会利用武力来终止叛乱。

英国根本没有这种意志。 荒唐的是，连美国最近辅助英国权力的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 该殖民强国仍然逃避它在罗得西亚方面的全面责任。 英国必须记住，是英国为了它的帝国主义荣耀使南罗得西亚成为殖民地的，英国的行动先锋是那个大帝国主义者兼资本家约翰罗得斯。 不消说，英国绝对没有被非洲人邀请到现在称为南罗得西亚的这个国家来殖民。 在剥削过津巴布韦以后，英国现在对津巴布韦和世界人民有责任为了多数的利益而使罗得西亚非殖民化。

正如我们在上次发言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让英国象放弃它在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责任那样放弃它在罗得西亚方面的责任。 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英国的盟邦都必须设法使英国不要丢弃罗得西亚。 既然该殖民强国拒绝强迫叛离分子俯首听命，那么该国就必须利用其它一切的途径。 我们要提请英政府注意，按照国际定义，史密斯政权仍然是非法的所以必须把它当作非法政权看待。

我们赞比亚人和非洲人始终愿意同英国合作寻求和平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办法。 我们从该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就始终在这样做。 只不过去年我们还曾作为东道国接待了许多英美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制定了现在称为关于罗得西亚的英美提案。

(赞比亚)

赞比亚会继续同所有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来解决罗得西亚问题。

大家该还记得，赞比亚始终不遗余力地寻求关于罗得西亚的协商解决办法。我们的办法包括同魔鬼自己——如果我可以这个字的话——进行谈话。我们已经同沃尔斯特和史密斯直接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在这种讨论过程中，少数批评者居然误会我们的行动并且加以曲解。赞比亚真诚地相信，如果同史密斯和沃尔斯特进行谈话会获得预期的成果，那么就值得一试。但是在所有这些徒劳无功的行动中，赞比亚始终继续相信武装斗争是最后的途径。

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被压迫多数人民获得他们的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真正独立权利以前，南部非洲境内就不可能有和平。虽然达成这个目的的崇高工作应由津巴布韦人民自己和他们的殖民强国负主要责任，国际社会仍然必须协助它们迅速达成这个渴望中的目标。

安全理事会到目前为止已经通过了几个制裁南罗得西亚的决议。一九六六年实行了强制经济制裁，一九六八年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制裁。安理会每一次都曾重申南罗得西亚的局势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安理会对于以前向本机构提出的关于罗得西亚侵略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一线国家的控诉说过同样的话。然而冲突仍然有增无减，并且增加了一些危险的成分。难道现在还没有到联合国应该考虑援用或执行比较有力的措施的时候吗？在这方面，赞比亚已经坚决主张加强对于罗得西亚叛离政权的石油制裁。由于罗得西亚叛离政权是通过种族主义的南非获得石油的，赞比亚同样坚决地主张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作为极端紧要的事项对南非本身施加和执行石油制裁，因为我们诚恳地相信，如果能施加这种制裁，那么叛离政权的军事机构就会停止发生作用。因此在切实消除罗得西亚问题的最根本因素方面石油制裁有直接的关系和极大的重要性。

除此以外，有些会员国违反联合国的立场暗示或明白承认该非法政权的行动为

(赞比亚)

合法，对于这种作法，安全理事会应该对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加以指责。任何会员国如果借口史密斯对于邻国的侵略行动系属“预防性质”，而发表声明表示同意这种侵袭，就必须加以惩戒。对于另一国家的领土进行袭击，不论是什么理由，都是侵略行为，这对于头脑清楚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事。

我们也要建议各会员国为了表示声援，对史密斯袭击第一线国家的行为断然加以谴责。否则，就等于是鼓励史密斯继续进行狂妄的行动，而这样就会导致一次战争使我们南部非洲区域全部卷入，并造成严重的潜在国际反响。

现在有迫切需要为第一线国家提供更多的物质援助，这些国家由于该区域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狂妄行动在南部非洲所造成的不稳定局势而处于很困难的情况。

因此我要指出，安全理事会这几次会议极其重要，而且适得其时。在就我们这件事所进行的讨论结束时可能采取的行动对防止或导致一次大屠杀很可能有决定性作用，对于这种大屠杀我国一贯表示严重的关切。历史上有些有名的主要人类灾祸往往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人的行动造成的，这种人包括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同时代的人，如叛离分子史密斯和种族主义者巴尔塔萨尔·沃尔斯特就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防止这种灾祸再度发生，因为消除这种灾祸是联合国成立的基本前提之一。

最后我要指出，我要趁这个适当的时机来声明，我国政府衷心感激所有谴责史密斯对赞比亚持续作出的侵略行为的国家。我也同样要感谢有些国家的政府、不结盟国家协调委员会、英联邦秘书处及其他组织，它们在罗得西亚叛离政权最近侵略我国以后向赞比亚致送了声援和支持的函电。赞比亚人永远记得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非洲集团三月份主席上沃尔特代表，现在请上沃尔特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向安理会发言。

班巴先生（上沃尔特）：赞比亚在三月六日及此后一连两日受到侵略，赞比亚外交部长已向我们作出了详尽的报告，并说明了侵略的来龙去脉。和赞比亚及其他前线国家、特别是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以前受到的袭击一样，这种侵略正是由于在南罗得西亚的非法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恐怖统治、主宰非洲当前的局势一手造成的后果。这种局势正是安理会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前辩论过的局势。

我再次代表同一非洲集团向这个庄严的机构发言，对赞比亚人民表示声援，同时一如既往地亲如姊妹的赞比亚共和国领土完整受到破坏、财物和生命蒙受巨大的损失表示痛惜；认为这是赞比亚人民作出的重大牺牲，并且是对该国发展的又一重障碍。我仍然深信，消灭史密斯政权和沃斯特政权，是维护南部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办法。

自由战士坚决战斗到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点是安理会哪一个理事国也不会再感到有丝毫的怀疑的。所有的非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前线国家坚决地支持他们的这场斗争。因此，凡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国家一定会向他们的斗争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这点是很清楚的。

但是，南罗德西亚的种族主义和反叛少数不能以这点为理由，对这些国家无辜的平民进行野蛮的袭击。事实上，就这次袭击而言，伊恩·史密斯反叛政权的暴虐部队甚至不能假借捏造的借口，说是行使什么穷追的权利。这是一次有预谋的侵略，是伊恩·史密斯及其卑鄙的死党沃斯特一手炮制的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企图进一步动摇南部非洲的局势，并使冲突国际化；这场冲突是由于他们加剧局势所造成的，这种侵略行径只是伊恩·史密斯要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第一步。事实上，如果大家假定这种侵略别国的行径明天会蔓延扩大、甚至会达到更悲惨的程度，以致不单可能破坏这些国家的主权，甚至还可能侵占这些国家的领土，这样假定也不会错到那里去的；因为史密斯政权赖以生存的学说和哲学可以产生各种最恶

(上沃尔特)

劣的想法。

伊恩·史密斯及其压制工具正处于疯狂状态，其疯狂程度与日俱增，他们需要接受用以治疗精神病人的电休克疗法。赞比亚整片村庄受到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蹂躏，无辜的平民惨遭杀戮，安理会对此不应仅仅予以谴责；国际社会仅只对赞比亚人民表示声援还是不够的；首先大家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非法政权。为了维护和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极端需要的。

在还不能够按照昨天通过的第423(1978)号决议的精神，采取行动消灭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压制工具以前，安理会必须火速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伊恩·史密斯咄咄逼人的气焰。

我确信没有几个非洲集团主席象我这样不幸，由于南部非洲次大陆的和平受到了威胁，使我不得不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向安理会发言两次。象我说过的，我虽然不幸，但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的话有了主席先生你这个最合适最专心不过的听众。我相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过去几天耳濡目睹的库埃方法一定会产生实际的成果，我希望这不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不管怎样，我希望你比非洲集团主席有更好的运气。

在我结束简短的发言以前，我要借这个机会向安理会的理事国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它们在有关南罗得西亚的辩论才开始时就通过了第423(1978)号决议。虽然非洲集团本来希望决议的案文能够更加严厉明确、希望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方面进行更肯定和积极的表决，但是也承认所通过的决议在目前是一项方向正确的积极措施。

谢谢安理会的理事国让我再次向他们发言。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并向安理会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谢谢你和安理会的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让我向这个庄严的机构发言。

(坦桑尼亚)

安全理事会要连续讨论两个有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议程项目，事实上证明了该地区局势严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为在安理会审议所谓内部解决这个问题时，一向以蔑视国际舆论见称的叛徒史密斯对赞比亚这个主权共和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袭击。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当我就所谓内部解决必然存有的危险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时，我曾顺便指出，该次辩论在罗得西亚的殖民国家联合王国代表的主持下进行，是一种恰当的巧合。我不惜冒昧，再说一遍，在你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对种族主义非法少数政权最近的侵略行径进行审议是又一次恰当的巧合。因为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最近对亲如姊妹的赞比亚共和国进行的这一次侵略不过是真正问题的一种具体表现罢了。真正的问题就是，种族主义非法少数政权依然存在；要订止这种可鄙和任意的袭击以及伴随而来的进一步流血事件和日益升级的对抗的后果，唯一的方法是消除该地区冲突的根源，也就是消灭反叛的非法少数政权，并且争取把权力真正地移交给津巴布韦人民。

因此，安全理事会目前审议赞比亚共和国提出的控诉，实际上也是审议自由和怒吼的非洲提出的控诉。同时，我深信阁下一定会运用你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和大律师的不凡手段，履行你作为管理国代表的职责，保证安理会能够采取果断的行动，使自由、正义与和平在该地区得胜。得悉在你的得力主持下，安全理事会昨天通过了第423(1978)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明确地宣布史密斯最近美其名为内部解决的阴谋是不能接受的，是非法的；为此，我们对你益发有信心。安全理事会的西方理事国觉得无法支持该决议，我国代表团对此当然深表遗憾。

因此，安理会在审议赞比亚的控诉时应当了解到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安理会的权力提出的这种挑战。赞比亚期望，实际上整个非洲都期望，安理会能够清楚地告诉史密斯政权，他们对本机构和国际社会一贯有计划的藐视行为是逃不过惩罚的。赞比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589)、英联邦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S/12593)、非洲集团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坦桑尼亚)

12594)和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代理主席给秘书长的信(S/12595),均一致谴责史密斯政权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到八日对赞比亚进行的残暴行为。此外,我们还听取了我们的兄弟兼同僚赞比亚外交部长西特凯·姆瓦勒先生十分有力和非常严肃的声明。由于我国政府充分支持此一声明,所以我在这里不再赘述。我的发言只限于一些基本的要点。

最近对赞比亚进行的这次袭击,对熟悉南部非洲局势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奇怪的。这不是第一次袭击,也不会是最后的一次袭击。这是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权对邻近非洲独立国家进行的侵略计划的一个不可缺少部分。不管是在锡亚洛拉、尼安索尼亚或卢旺格,种族主义者的意图是明显的: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这些前线国家进行的袭击,使冲突国际化。我们以前曾不厌其详地一再指出,这些袭击是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轴心为维持他们过时的政权,挑起国际冲突的阴险宏图的一部分。对赞比亚的卢旺格地区进行的卑怯袭击,清楚地证明了史密斯的丑恶阴谋。事实上,所谓内部解决墨迹未干,史密斯就急不及待地进行他一贯的冒险行动。在经济情况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白人向外移民的当前,史密斯目前的举止有如一个掉进水中快要没顶的人。所有这些阴谋诡计不单证明了非洲少数政权顽固和狡猾的本性,也清楚地证明了种族主义政权是不可理喻的。

史密斯的疯狂侵略行径也有助于说明另外的一个基本要点,那就是,相信享有特权的种族主义少数会自动交出政权完全是一种幻想。只有爱国阵线领导下的自由战士目前进行的民族抗战和国际上毫不放松地采取的一致行动产生的联合压力才能使津巴布韦达到希望的目标。

站在斗争最前列的赞比亚政府和人民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充作自由战士的后方战略根据地,在过去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在目前如此,在今后亦继续如此。他们这样做是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做法;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作出了保证,务必要结束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暴政。

史密斯政权最近对赞比亚共和国发动的侵略行为目标有二。第一,史密斯政权

(坦桑尼亚)

想使冲突国际化。第二，企图利用卢旺格事件来威胁及瓦解赞比亚的民心，使他们不敢再支持自由战士进行的正义斗争。但是史密斯政权这两个目标一定会遭到惨痛的失败的。该政权的目标一定会失败，因为国际社会日益提高警惕，一定会继续揭露该政权的丑恶阴谋。这种高压的手段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赞比亚人民与政府决心在以肯尼思·卡翁达总统为首的联合民族独立党坚定有力的领导下和在其他自由的非洲国家的支持下，支持津巴布韦解放运动，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要追问的问题是，史密斯怎样得以继续对其邻国进行侵略的行为？有谁在那里向他供应战斗机和其他毁灭性的武器，让他不单用来镇压津巴布韦人，也用来袭击非洲的独立国家？尽管安全理事会对史密斯政权实施强制性的制裁，这些年来有谁在那里扶植史密斯的权力？不可能只有史密斯政权恬不知耻的同路人南非一个吧？遗憾的是，还有其他国家在那里破坏制裁，暗中协助和唆使该白人少数政权反叛英国政府。因此，安理会有责任执行《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的全部规定，加紧制裁、堵塞所有的漏洞。

面对叛徒伊恩·史密斯政权的挑衅，安全理事会应该怎样做呢？单是通过谴责性的决议而事后没有具体地落实是不够的。由于安理会这个机构的主要责任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以必须明确地告诉史密斯，他对前线国家进行的残暴袭击，是逃不过惩罚的。叛军部队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杀戮，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内部屠杀意犹未尽，史密斯更采取纳粹式的焦土政策，摧毁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的平民村庄。

事实上，在二月二十七日，刚好在展开其最近对赞比亚的侵略以前，史密斯政权无缘无故地对博茨瓦纳共和国进行了卑怯的侵略行为。只要你肯听一听，史密斯先生其中的含意是很清楚的。在取得所谓内部解决差不多三四天以前，史密斯的军队对博茨瓦纳进行了侵略的行为。在所谓协议签订后还不到三天，史密斯政权再次对赞比亚进行了侵略的行为。这点说明了什么？它明白地说明了对史密斯政权来说，所谓的内部解决丝毫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它明白地显示了史密斯政权决心要继续进行其对内对外的侵略行为。我们希望而且我们也深信，与安理会正在审议

(坦桑尼亚)

的那些事件性质相同的事件能够向那些仍然有任何疑问的人彻底证明：史密斯政权的意图是要维持本身的权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除了要谴责这些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外，还要责成作为管理国的联合王国立即采取行动，结束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因为只有铲除叛乱和侵略的根源，才能达到真正的多数统治，从而为南罗得西亚带来和平与安定。

但是，只要史密斯及其种族主义少数集团仍然得势，罗得西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总会存在。坦桑尼亚方面一定会竭尽所能消除对和平的威胁，继续对自由战士给予支持，并同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结束种族主义非法少数政权，使权力真正和有效地自少数移交给多数，从而实现一个独立的津巴布韦。

我们参加安理会当前的审议工作的目标有两个。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毫不含糊地再次声明对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给予坚决的支持和声援；因为他们曾挺身而出为了捍卫南罗得西亚惨遭蹂躏的自由和人类尊严而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斗争。与此同时，我们还吁请国际社会的一切成员从双边或多边方式向赞比亚共和国提供一切有效的手段，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并继续促进津巴布韦的自由和正义事业；因为这是开明人类公开承认的共同事业。

我们出席安理会这个庄严的机构的第二个目标是要重申我们的意见；坦桑尼亚代表团以及曾参加安全理事会就所谓内部解决刚举行过的一连串会议的非洲国家所有其他的发言人，已向安理会表达了这个意见。我们的意见是，叛徒史密斯政权策划的解决必定会引起进一步的流血，并且定会扩大对抗的范围。当我们警告大家要注意这些危险时，安理会内外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们过于危言耸听，并觉得史密斯现在可能——只是可能而已——愿意进行有意义的改革。

我认为，正当安理会就所谓内部解决问题进行实际的审议的时候，史密斯政权对赞比亚进行的卑怯和有预谋的侵略行为，足以消除一切疑云，证明史密斯政权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罗得西亚的少数统治。

这一切使得安全理事会面临的职责更为艰巨。我们所求的，不过是要安理会采取措施，消灭对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威胁。

主席先生：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向安理会发言。

特卢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允许我参加这场非常重要的辩论。事实上，这场辩论和刚结束的南罗得西亚问题辩论是息息相关的。

安理会今天审议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种族主义非法少数政权悍然对亲如姐妹的赞比亚共和国进行了侵略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不幸的地区早已非常紧张和不安的局势。听取了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清晰和具体的发言后，谁也不会怀疑局势已经到了紧急严重一触即发的地步，谁也不会不对此深切感动，万分关注的。因此，我们深信安理会一定会以应有的认真和迫切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在此要向赞比亚政府和人民、特别是赞比亚武装部队致意；他们在赤裸裸的侵略面前站稳立场，对入侵的叛军部队予以迎头痛击。我们向那些在这场冲突中痛失心爱的家人的家庭表示慰问。

我要告诉亲如兄弟的赞比亚外交部长：在此关键时刻，博茨瓦纳对赞比亚共和国予以彻底的支持，这点是不必再次作出保证的。在这些危机之中我们一向是坚定地站在一起的；而危机在我们的非洲地区几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我们的无条件支持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的斗争也就是我们的斗争。博茨瓦纳对贵国为解放南部非洲作出毫不妥协的承担表示衷心的钦佩。我们深切地了解到，赞比亚多年来为了毫不动摇地坚持原则，不得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这里我不必再细说非法政权在三月六日对赞比亚进行袭击的详情，因为赞比亚外交部长已予以详述。一言以蔽之，这次的袭击规模很大，程度非常严重，这点是相当明显的。

(博茨瓦纳)

我们现在在这里谈到的那一次侵略中约有十六架喷气式飞机对卢萨卡市卢旺格区域内卡瓦兰加一带进行轰炸和低空扫射，接着军用直升飞机约空降了200名伞兵部队，对无辜和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屠杀，在通往该区的路上布下地雷，而且摧毁了大批的财物。

最近进行的这次侵略铁一般的证明了袭击是有预谋和有计划地进行的，这点是很清楚的。这次的入侵以及对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进行的严重袭击，表示了该政权现在蓄意要采取焦土政策，这也是该政权一向威胁要动手的。

大家应该知道，这次对赞比亚的袭击不是第一次了。安理会有一次也是审议南非侵略赞比亚的问题。在最近这次袭击以前，非法政权曾进行了一连串的袭击。这些袭击包括对赞比亚部队的阵地进行间歇性的开火和轰炸，并对接近反叛殖民地边界的主要居民点进行轰炸。

但是，这样一大批的叛军士兵实际上入侵、在赞比亚境内交战，引起这样的破坏还是属第一次。这样无异是将局势加剧到一个十分危险的程度，不单对赞比亚、对南部非洲地区和对整个非洲产生严重的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产生严重的影响。

大家应该知道，这些袭击的目标往往是赞比亚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基本建设，以期打击平民人口，瓦解民心。

由于索尔兹伯里的非法政权继续存在，赞比亚受到了异常巨大的痛苦。由于对解放斗争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封闭了接近反叛殖民地的边界和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对反叛殖民地实行的制裁，这个伟大的国家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事实上，赞比亚人民现在担负的责任全部应由整个国际社会适当地予以负担。因此，在此艰难时期，国际社会应当对赞比亚予以全力的支持。

几天前当我参加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辩论时，我曾提到叛军部队最近对赞比亚和对我国、即博茨瓦纳进行的袭击。我不想重复我当时说过的话，但是我必须就

(博茨瓦纳)

我个人的见解对这些袭击的某些方面扼要地指出一些要点。

对赞比亚进行的袭击虽然十分严重，但显然只是非法政权在该区域的通盘战略的一部分。

在津巴布韦境内，从下列的迹象可以看到，对无辜人民的镇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种族主义政权经常处决反对者——不管是真的还是想象的；到处设立所谓保护村把乡村的居民都关在里头，妄图借以孤立自由战士，事实上，这种保护村就是集中营的翻版；津巴布韦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附近的国家；公布法律，例如最近的一条法律规定要对所有关于战争的新闻予以检查，又有一条法律禁止发表所谓恐怖分子组织作出的或有关他们的任何声明——这一切做法的目的是不让津巴布韦人民知道关于本国境内战争局势的消息。这种苛刻的措施真是不胜枚举。

在津巴布韦的边境以外，该政权仍然无时无刻地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进行侵略。现在这三个国家都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对非法政权提出基本上相同的控诉——侵略。

袭击的次数和杀伤力均告增加，因为现在非法政权动用更多的侵略军队和包括战斗机在内的重型战争工具，最近对赞比亚的袭击就是这样。非法政权称这些袭击为对自由战士的“窃追”——事实上，这只是对附近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有预谋的武装侵略的一个美化的名称吧了。

一方面，我们看到非法政权采取各式各样的镇压措施，企图威迫津巴布韦人民屈服和削弱他们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非法政权卑怯地对附近的国家进行无缘无故的袭击，企图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帮助它们的弟兄解放自己的那种神圣和兄弟般的职责。

不用说，内部镇压也好、对我们袭击也好，都是绝不能使战争停止的；这些袭击是绝不能够阻止我们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予以支持的。其实这反而更加

(博茨瓦纳)

加强了我们战斗到底的决心。胜利是属于津巴布韦人民的。

事实上，该政权对内对外采取的苛刻措施，证明了该政权随着绞索绞得越来越紧，末日越来越逼近，不得不作出垂死的挣扎。

由于该政权变得越来越疯狂，因此也越来越放肆，前途肯定是困难和险恶的；所以国际社会现在更要团结在津巴布韦人民周围。

同时，应该向附近的国家予以援助，使它们能够抗拒史密斯的进犯，从而为早日解放津巴布韦作出有效的贡献。

关于我们的地区的局势，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只要非法政权仍然得势，对内镇压对外袭击邻国的行为必定继续存在。只有彻底地铲除该政权，才能恢复津巴布韦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这次的辩论和刚结束的辩论之间的共同因素即在于此。只要非法政权仍然得势，安全理事会上就绝不会缺少控诉人的足迹。

我们和其他国家一道再次敦促联合王国继续寻求持久、真正的解决办法。我们注意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昨天向安理会作出的保证，表示英国政府决心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希望会有结果。只要这些努力是为了寻求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博茨瓦纳政府一定乐于予以充分的支持。

但是，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应当毫不含糊地对袭击赞比亚的行为予以谴责，继续设法加强目前对该政权实行的制裁，并尽力予以扩大和深化。国际社会方面应该进一步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予以政治上、外交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使他们能够解放自己的国家，从而从我们地区的国家中铲除这个祸根。

安理会的各理事国，请你们作出一致的决定，不要让该政权感到有丝毫的得意。也不要让你们的决定辜负津巴布韦人民对安理会寄予的信心。

主席先生，在此祝你会务顺利。我深信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手腕一定会为这次辩论带来美满的结果。

主席：谢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的祝愿和表示的善意。

下一位发言人是莫桑比克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并向安理会发言。

(莫桑比克)

洛博先生 (莫桑比克)：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在本月内再次向安全理事会发言。国际社会的成员正在为南罗得西亚问题寻求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最近报道的种族主义部队向赞比亚共和国进行的入侵使得它们感到更为关切。

我也觉得很荣幸能够再次向主席先生、安理会所有成员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人民表示祝贺，他们不懈和真诚地致力于解决安理会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我向安理会重申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愿意承担一切任务和给予完全的支持。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和他最接近的助理人员对种族主义政权给南部非洲带来的问题所表示的关切和献身精神，这些问题就是南非部队入侵安哥拉、罗得西亚对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进行的攻击以及其他有关的暴行。

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星期一对赞比亚共和国边境农村进行袭击的事件使更多无辜的赞比亚平民无必要地丧命并毁坏了财产。这个事件预示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准备再次进行一系列的侵略和破坏，这是史密斯妄图强化匪徒政府的罪恶行径而造成的后果。

一个国际阴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其目的是破坏津巴布韦人民、前线国家以及所有其他非洲国家的前途和稳定。这个局势直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这个情况下采取一个消极的态度只会使得问题恶化，以致损害自由与和平的邻国，为了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些国家不但牺牲了它们的资沉，还献出了本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

我国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阁下两年前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在马普托发言宣布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向南罗得西亚非法少数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全面制裁时所提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伊恩·史密斯所进行的侵略早已把我们的鲜血和津巴布韦人民的鲜血混合在一起。”

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其他前线国家，即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侵犯的问题已经变成了陈腔滥调，这是再也不会引起争论的事。情况

(莫桑比克)

已变成那么严重，对赞比亚、博茨瓦纳或莫桑比克再一次进行侵略也不会令人感到震惊或惊奇，因为这多年来的事实已证明史密斯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种族主义势力充满了可恶的侵略气势，连它们的野蛮行径已成为国际社会关切的成员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所造成的破坏和死亡令人感到愈来愈惊恐；这个局势已恶化而且比以前愈来愈恐怖。

目前的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使这个疯子不要这样经常不断地蔑视国际舆论。如果容许他无限期地行凶作恶，安全理事会还能够继续维持它的威望吗？还会得到人民的尊重吗？当我们回顾历年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如那些关于赞比亚为抗拒侵略，为减轻自己的损失而作出的努力，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一场冗长而令人沮丧的悲剧。由于赞比亚对史密斯部队的挑衅、扰乱和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提出控诉而通过的决定和决议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其中两个例子就是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的第326(1973)号决议和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的第328(1973)号决议。

与此同时，还连续通过了一些与上述决议有关的其他决议，因为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连续不断地遭受攻击。当然在这些攻击中有更多无辜的人民被杀害、价值很高的产业被夷为平地，还有许多只有无人性的法西斯种族主义头脑才想得出来的其他罪恶行径。

在一九七八年年初，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变本加厉地进行非法入侵的时候，这些匪徒继续向安全理事会的正直和威望进行挑战。这确实是对国际社会进行不懈的攻击，联合国体现了国际社会在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目标和愿望。

鉴于我们最近面对着的问题，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阁下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安理会发言时所说的话，现在象以前一样地切合实际。多斯·桑托斯部长说：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受到攻击，因为莫桑比克人民承担了毫无保留地

(莫桑比克)

支援津巴布韦人民解放斗争的义务。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受到攻击，因为它充分执行了联合国安理会所决定的制裁。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受到攻击，因为它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它的独立和自由使联合国能够真正认识到人类的愿望，赞同在南部非洲重建和平与安全。”(S/PV.2014, 第6 - 7页)

史密斯就是在同样情况下，为了同样的原因，于今年三月六日至八日对赞比亚共和国进行攻击。

我必须告诫本庄严的安理会，对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连续进行相互有关的侵略行动的逐步升级，已使得南部非洲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场，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世界各国虽然深感惊恐和关切，但又感到无能为力，看到种族主义政权变本加厉地对利用友好和热心的邻国作为活动基地的自由战士执行所谓穷追的疯狂政策，这些邻国是按照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所规定的任务行事的。

罗得西亚的少数匪徒政权紧抓着权力，它的侵略性政策使这些邻国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遭受愈来愈大的损失，这些活动却得到它在南非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伙伴的支持。

非法种族政权采取种种行动，企图把国际注意力从它们的镇压手段转移到别的方向，这些行动已告失败，而且该政权已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于是它们又重新采取军事侵略的手段。这就是伊恩·史密斯搞的所谓解决办法的把戏的真相，一直到昨天为止，这个把戏一直是安理会会议的焦点。今天，召开这次会议的动机已证明在这两者之间已确立了一个联系。

鉴于最近的发展，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势力最近对赞比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进行放肆的侵略暴露了匪徒政府为决定津巴布韦被压迫人民的命运而炮制的所谓内部解决办法的真相。如果史密斯操纵的国内解决办法的目标是使津巴布韦及其人民取得真正的独立和自决，那末，他炮制了这个策略不久以后继续对津巴布韦人

(莫桑比克)

民犯下的谋杀罪行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

史密斯政权继续不断毫不休息地以最新的作战方式对赞比亚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该政权谋求达成正义解决和建立和平社会的诚意到哪里去了？如果提出解决办法的人根本不顾他声称要照顾和造福的人民的生活和生存，怎么能说这种解决办法所寻求的就是自由和解放？我们可以相信这种人会组织一个非洲政府在该地区寻求和平与融洽吗？赞比亚遭受了最近的侵略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不可以。

情况日益恶化，整个局势就显得愈来愈清楚。炮制了所谓解决办法以后，不顾压倒多数的国际愿望进行持续的侵略，清楚地证明史密斯是不负责任的人，他是再也不能信任的。

所有上述行动都是一个大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个阴谋企图通过法西斯手段使非洲本地区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继续存在，如果不加以阻止，非洲其他地区就会逐渐被卷入这个阴谋里。

既然伊恩·史密斯的部队从来毫不迟疑地侵犯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的边境，镇压津巴布韦的人民，迫使我们进行武装对抗，我们就可以合理地预料史密斯和沃斯特为防止他们政权全面瓦解，一定会进行垂死挣扎，野蛮和放肆地煽动规模更大的骚乱。同时，津巴布韦的人民将更有决心地继续战斗。

因此，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依然毫无保留和毫无条件地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摆脱殖民种族主义统治和压迫的枷锁的努力。同时，我们坚信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会采取一切必需的行动，反对伊恩·史密斯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的默许下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残暴镇压，南非的默许鼓励史密斯不断进行挑衅和象赞比亚本月初所遭受的那种军事攻击。

另一方面，我们相信安理会会采取空前的有效行动，大力谴责伊恩·史密斯的暴行，他使从事和平努力的国际社会忍无可忍。匪徒种族主义政权不断侵略邻近主权国家的行动显然是违犯和凌辱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的。

(莫桑比克、主席)

只有立即完全终止伊恩·史密斯的疯狂挣扎和他夺取权力的做法，才能够阻止冲突日益恶化，从而铺平道路，使非洲的自由战士能够实现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自主社会的理想，给该地区带来和平、安宁、进步和协调。

这些自由战士与博茨瓦纳和赞比亚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的斗争同样对国际和平的事业作出贡献，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消除旨在进行少数种族主义统治、压迫其他国家的殖民战争和侵略战争的根沅。

就我们这些前线国家来说，我们是不能够往回走的，因为我们已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还愿意作出更大的牺牲。

最后，我要回顾希萨诺部长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对本庄严的机构发表的声明，他说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认为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是自己的争斗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决不逃避这方面的责任。我现在要在这里，在同一会场上，当我们正在对赞比亚和博茨瓦纳，我们亲如姐妹的两个共和国继续遭受的肆意攻击，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受的侵犯表示悲痛的时候，重申莫桑比克人民作出的同一承诺。因此，我们不但重申我们同前线国家的团结，同时也重申我们同所有非洲国家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

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非洲各国经济的基本部门、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人民，无论遭受多大的损失都不会使我们感到沮丧或使我们放弃我们的努力。

主席：本次会议没有别的发言人，但是在我宣布散会之前，我要代表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欢迎玻利维亚大使。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同他一起在安全理事会工作，我们希望将来能有更多机会同他合作。

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现定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赞比亚的控诉。我相信许多代表团希望就这个问题发言，我知道赞比亚政府希望——而且我本人也希望——可以尽快地处理这个问题。鉴于最近十天来原定在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的会议平均恐怕都是要到四时二十分左右才开会。所以迅速处理这

(主席)

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稍微早一点开会。如果我们至少立意要在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开会，我们一定可以早一点结束我们的会议，并且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发言。

下午六时散会